



在平凡中寻找诗意的栖息地

——读钟新强《低处的芦苇》

瞿杨生/文

当现代诗歌在云端编织语言的迷宫，钟新强却选择俯身贴近大地。他长期扎根乡土，深受家乡山水人文的滋养，其诗作多源于生活感悟，带着泥土的质朴与对世界的细腻洞察。诗集《低处的芦苇》便是他凝聚日常点滴诗意的佳作，宛如一扇通往诗意世界的窗，让我们在日常中，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瞬间。

整本诗集构建了“天-地-人”三重镜像的隐喻系统。头顶的月亮成为最古老的乡愁载体。在《中国的月亮》中，“一枚中国的月亮，走了七个小时，来到非洲的天空，只为倾洒一地来自故乡的桂花香”。它承载着千年的诗意传承，将李白的酒液与非洲的月光跨越时空地联结，游子眼角的泪光与

母亲的白发在月镜中交相辉映。这里，月亮不再是单纯的天体，而是情感的纽带，将家国情怀具象化，让诗意在距离与思念中满溢，触动心底最柔软处，唤醒我们血脉中的文化乡愁。

诗集中的同名诗作《低处的芦苇》写道：“莫笑我活在低处太卑贱，其实，低处也无妨，至少还能和荷花站在一起。”这展现了别样的生命哲思。土地上的芦苇以谦卑对抗崇高，荷花与白鹭的意象群落暗示着低处的丰饶生态。诗人以芦苇自比，坦然面对平凡境遇，在卑微中发现美好。这是平凡生命不甘沉沦、怀揣梦想的低语，诗意在低伏的身姿与高远的向往间流淌，教会我们珍视当下、心向远方。

月光下消逝的童伴、在盐粒中行走的人鱼，共同构成了钟新强诗歌中的“疼痛美学”。《海的女儿》是坚韧的生命之歌：“大海在左，人海在右，我愿一寸寸断掉畅游海水的鱼尾，换取双足。”在大海与人海之间，她断尾求足，踏入艰难尘世。明知前路荆棘丛生、会被剥夺发声权利，“仍愿行走

在有人语的屋檐下，哪怕最终一切如梦幻泡影”。这是对命运的无畏宣战，打破童话的梦幻，在残酷的现实中寻找诗意和希望，如同暗夜中的灯塔，照亮平凡人在困境中蹒跚前行、坚守梦想的道路。

《月光下的孤独》将儿时游戏场景重构：“夏天的夜晚，月光明晃晃，我们在村子大坪里捉迷藏。”可当伙伴们散尽，只剩“我”被孤独笼罩。“月光那么大，我那么小；月光那么亮，我的孤独那么黑。”诗人捕捉这一瞬，用质朴文字勾勒出童真远去、孤独袭来的酸涩，把生活的细微褶皱展开，让诗意在回忆与现实的落差中氤氲。

诗人对时间性的处理也显露出禅意。《小雪偶感》从节气切入，借雪的缺席反思岁月，以“更多的雪，都落在从前”解构线性时间观。当他说“我们一定是错了”，既是对记忆滤镜的警惕，也是对未来可能性的谦逊敞开。“小雪没有下雪，这个冬天来得迟缓。”诗意藏在季节变换、期望落空背后，是对时光流转、尘世变迁的喟叹。这种时间哲学在其他几首诗歌中也得到印证：既承接荷花的当

下芬芳，又借白鹭之翼触碰远方，在时空的经纬中保持柔韧的平衡。同时，诗人借此提醒我们珍视过往美好，直面当下复杂，在生活断层处窥探诗意微光。

这些诗篇场景各异，但都围绕平凡人的情感起伏展开，从乡思、成长、梦想追求到岁月感怀，层层递进铺就诗意长卷。相较于部分追求华丽辞藻、宏大叙事的诗集，《低处的芦苇》返璞归真，聚焦凡人小事，以质朴笔触雕琢诗意，恰似一泓清泉，在喧嚣诗坛独树一帜。

整部诗集，钟新强扎根日常，从乡情、自我、回忆、梦想、时光等平凡维度深入挖掘，用灵动笔触勾勒细腻情思，让生活的每处褶皱都绽放诗意花朵。他引领读者在平凡尘世寻找心灵栖息地，沉醉于文字织就的诗意华章。相信翻开这本诗集，无论你身处何方、境遇如何，都会像作者一样，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觅得熠熠生辉的诗意角落，开启一场触动心灵的阅读之旅。

智能门锁困住的乡音

——读《老漂一族带娃记》

褚纪红/文

东莞地铁四号线的自动扶梯上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左手紧握婴儿推车，右手扶着颤抖的膝盖，在机械轰鸣声中不断调整站姿。推车里熟睡的婴孩、老人背包里露出的降压药盒，以及她紧盯楼层变化的紧张眼神，共同勾勒出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隐秘流动图景。周齐林的《老漂一族带娃记》以精准的笔触，揭开“老漂族”群体层层叠叠的生活褶皱，在代际互助的温情之下，展现了城乡迁徙中的阵痛与悬浮式生存的荒诞。

作者耗时一年追踪了27个跨省迁移的带娃家庭，从赣南山区到珠三角城市群的迁徙路线上，每个坐标都揭示了被现代化叙事掩盖的生存细节。在深圳某高端小区，65岁的江西农妇王春娥每天清晨5点半起床，不仅要给3岁的孙子冲泡进口奶粉，还要掌握智能门锁的指纹录入、垃圾分类App的使用，以及如何用手机导航找到社区医院。这些琐碎日常被作者转化为具体数据：书中收录的182份购物小票显示，老漂族每月平均需处理23种新品牌婴幼儿用品；对46位老人的访谈证实，78%的受访者在带娃首年出现睡眠障碍。当非虚构写作易陷入宏大叙事陷阱时，周齐林选择用显微镜观察生活中

的细微之处——方言沟通困境、医保结算焦虑等，共同编织成一张细密的社会学图谱。

在文学建构上，作者巧妙运用“双重空间并置”叙事策略。江西老宅门楣上褪色的春联与东莞出租屋里电子监控屏的冷光，宗族祠堂中渐熄的香火与儿童早教中心闪烁的智能屏幕，形成强烈的时空对比。这种撕裂感在暴雨夜达到顶峰：患有风湿的刘阿婆为发烧的孙女物理降温时，手机里家族微信群正直播着老家百年祠堂的坍塌。作者未采用廉价抒情，而是以物理空间与文化记忆的错位自然呈现出荒诞意味。当带孙辈参观动物园成为老人理解城市文明的必修课时，铁笼里困兽的意象与悬浮的老漂族形成隐秘联系，这种克制的象征手法赋予文本超越个案的社会寓言性。

文本最具突破性的价值在于对“奉献伦理”的祛魅书写。传统孝道中的“含饴弄孙”浪漫想象，在作者笔下裂变为具体的生存挑战。74岁的退休教师李建国在辅导孙子奥数题时，发现教学经验在“幼小衔接”焦虑中失效；湖南的周美凤需通过抖音学习儿童营养餐制作，却在直播间打赏中沦为儿媳眼中的“落伍者”。这些情节颠覆了“隔代抚养”的情感滤镜，暴露出知识代际传递链的断裂。作者通过47个家庭冲突案例分析，揭示了老漂族在“工

具理性”与“情感羁绊”间的撕裂处境——他们既是市场化育儿体系中的廉价劳动力，又是维系传统家庭伦理的最后纽带。

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今天，超过1800万老漂族用变形的膝关节丈量着异乡的柏油马路，他们的医保卡留在户籍地，情感寄托悬浮在视频通话的像素里。周齐林的书写如一组精准的CT影像，既扫描出个体命运在制度夹缝中的变形轨迹，也显影了时代的精神疑难。当书中某位老人将孙子误锁在智能家居系统失控的房间里，物业维修单上的解决方案是“建议雇佣全天候育儿师”时，这荒诞一幕已超越个体遭遇，成为审视现代性困境的棱镜——在技术崇拜与人性温度、效率至上与传统伦理的碰撞中，老漂族既是见证者又是牺牲品。

这部作品在纪实性与文学性之间走出了危险而优雅的步伐。文本中的药盒、方言录音、被孙子修改的手机字体，不仅是非虚构写作的实证材料，更是漂浮时代的精神坐标。当作者记录下某位老人将老家门前的桂花树移栽到东莞小区花坛时，这一象征行为恰好隐喻了老漂族在城乡之间的尴尬定位——他们的根系被迫迁徙，却永远无法在混凝土缝隙里真正扎根。这种悬浮式的生存状态，或许正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最疼痛的骨裂声。

踏入残雪构筑的精神奇境

——读《迷宫》

王婉若/文

人类从诞生之初，便对神秘未知的事物充满好奇。从远古对日月星辰的猜测，到如今对宇宙深处的探索，这种好奇如火焰般驱使我们突破认知边界。文学中，也有这样一些作品，如谜题般等待读者解开。残雪的小说集《迷宫》，便是其中极具吸引力的一部，召唤我们踏入奇幻与未知的精神世界。

残雪，本名邓小华，是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与“新实验小说”的杰出代表。她的创作风格历经蜕变，从阴森黑暗到空灵诗意，再融入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思考，始终坚持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深度挖掘。她的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，多次入选世界级优秀小说选集，并成为多所大学的文学教科书，足见其国际影响力。在国内，她的作品也吸引着众多高敏感度的读者。

《迷宫》收录了残雪在2022年至2024年间于西双版纳创作的多部佳作，每一篇都如通往不同精神世界的大门。《地心访客》中，少年离子面对神秘的石头，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。石头如媒介，带领读者深入离子的内心，探索未知的精神领域。残雪以独特的笔触，通过看似荒诞的思绪，映射出人类对未知的好奇与对内心深处的求索。

《苍姨的蜘蛛湾》里，苍姨每夜穿梭于迷宫般的蜘蛛湾。这一奇幻场景象征着人类精神层面的欲望与恐惧。蜘蛛湾的错综复杂，恰似人类内心的迷宫。苍姨的游走，是对自我精神的探索，也是在欲望与恐惧间的挣扎。残雪将人类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具象化，引发读者对自身精神世界的反思。

《去好望角》的故事同样引人入胜。普文从外地来到西双版纳，跨越绿河，目睹藤香炉作坊起火，进而神游好望角幻境。这段奇幻经历象征着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与追求。绿河、作坊起火、好望角幻境，这些元素在残雪的笔下巧妙串联，构成了一场充满象征意义的精神之旅。普文的探索，不仅是对地理远方的追寻，更是对精神层面未知领域的叩问。

在《迷宫》中，残雪延续着独特的写作风格。小说情节看似毫无逻辑、跳跃性强，却在荒诞表象下蕴含丰富的象征和隐喻。她打破传统叙事模式，以非理性、跟随人物内心冲动的方式推进情节。这种写作方式需要读者具备高度敏感性，深入挖掘文字背后隐藏的意义。同时，残雪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细致入微，笔下的人物有着鲜活的灵魂，在精神舞台上演绎着各自的故事。离子、苍姨、普文的经历，都展现出人类精神宇宙的神秘与美，是对自我认知、人性本质的深度探索。

残雪自称《迷宫》的水准超越了她40年来所有的短篇小说。从这部作品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她在文学创作上的又一次突破。她以独特视角、奇幻情节、深邃思考，为读者呈现了一场文学盛宴。《迷宫》不仅是一部小说集，更是一次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深度探索。它引领读者在迷宫般的文字世界中穿梭，寻找自我，探索人性，感受文学的无穷魅力。对于渴望突破传统阅读体验、深入探索人类精神奥秘的读者来说，《迷宫》无疑是一本值得反复品味的佳作。它将带领我们踏入神秘而美妙的精神奇境，开启一场难忘的文学之旅。

在野性与温情中探寻生态之思

——读《看得见的东北》

彭忠富/文

东北林区工人酷爱饮酒，这一习俗在作家李青松的生态散文集《看得见的东北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25年2月出版）中得到了生动展现。“白酒一碗舒筋血”，对马永顺等林区人而言，喝酒不仅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更是劳动中的必需品。冬季伐木时，酒为他们抵御严寒；流送木材时，酒给予“赶羊人”勇气。书中记述，喝酒已成为林区人社交与情感交流的纽带。李青松去林区出差时，每到吃饭时间便胆战心惊，因为他实在无法应对那频繁的劝酒。

置身于林区的森林之中，李青松通过观察森林的细微变化，感受到东北大地正涌动着蓬勃的生命力。《看得见的东北》一书包含“大兴安岭笔记”等十九章内容，全面展现了东北林区的历史、文化、荣耀、辉煌、困惑、迷茫、挣扎与新生。书中涵盖了大兴安岭、小兴安岭和长白山林区的森林、湿地、河流、荒野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修复，同时讲述了伐木人、森铁司机、猎人、捕鱼人、护林员的命运以及他们的爱恨情仇。书中那些奇异幽默的故事，生动地反映了东北林区人的坚韧、豪爽、

好客、重友情、爱面子和讲义气等特点，以及这些特点与地域文化和自然生态的固有联系。全书字里行间透露出突破意识和先锋精神，以及大自然浩荡勃发的生机和力量。

李青松的文字如同向导，带领读者深入东北林区的各个角落。书中既有对自然生态的细腻描绘，也有对林区人物群像的生动刻画。在“林老大话当年”一章中，林区第一代开发者的奋斗与坚守跃然纸上：牛绍祥回忆初入林区的艰辛，住工棚、吃粗粮，却怀揣着建设的热情；高兴东讲述伐木时代的辉煌与落幕，曾经粗壮的水曲柳、红松如今已难觅踪迹。郁玉兰的故事则为林区生活增添了一抹温情——她从江苏淮安来到林区，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，火炕、酸菜、二胡曲勾勒出平凡生活中的爱意与坚韧。书中对“野性与豪横”的林区语言和性格的描写，充分展现了地域文化特色。对“大”的偏爱，从“大局长”“大市长”的称呼，到“大碴子粥”“大饼子”的主食，再到说话嗓门大、做事爱“整大”的风格，都体现了林区人开阔的胸襟与粗犷的气质。

李青松的写作手法纯熟多样，他时而激昂地讲述林区开发史，时而灵动地描绘自然生

物。在描写林区变迁时，他的文字蕴含着深沉的思考。例如，他对伐木工具的叙述，从大斧、弯把子锯到拖拉机集材，工具的演变见证了林业生产的变化及其对生态的影响，冷静的文笔中藏着对自然的敬畏。他的语言既充满地域特色，又富有文学美感。在描述自然时，“森林之上的云朵沉默无语，森林底部的苔藓静静生长”，赋予自然以哲思；在讲述人物时，“林区人说话嗓门响亮，描述事情略带夸张”，几笔便勾勒出鲜活的形象。他的语言既贴合林区的粗犷气质，又不失文学的细腻。

《看得见的东北》是绿、是红、是生命、是起源。本书不仅记录了林区的生活，更深入思考了生态与人文的关系。告别伐木时代后，东北及东北林区正是凭借坚韧与美的力量，让灵魂得以存活并生生不息。书中通过林区生态的变化，如树木的减少、野生动物的难觅，揭示了过度开发的困境；同时，通过林区人的故事，展现了他们对森林的眷恋以及在时代变迁中的迷茫。本书不仅是对东北林区的一次深情回望，更是对未来生态和谐的一次殷切呼唤。它让我们在文字中重新认识东北，也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共生的永恒命题。